

青椒塞肉

李志杰

邻居大姐拎了一袋青椒从门前经过,与我打招呼,说是从她娘家摘的,准备回去做青椒塞肉。我夸她说:“真有雅兴。”不由得勾起我的馋虫,盘算什么时候也做一回。

最早听说这道佳肴,还是上高中时。那时住校,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,通常打一份青菜汤;要是打一份带荤的菜,比如黄芽菜炒肉丝或豆角烧肉,手得摸进口袋犹豫好一阵,算计剩余的菜金能否吃到月底。那时学生食堂的隔壁是教师食堂,里面做的是小锅菜,特别香。一次打完菜回来,见两位同学碗里只有一只大青椒,说是在教师食堂打的青椒塞肉。问:“好吃吗?”答曰:“好吃,肉糜塞得足,吃起来辣乎乎的。”后来,每每经过教师食堂的门前,不免要向内多瞧两眼。果然,好几次在大盆里见到青椒塞肉。那时,真心佩服那两位同学的勇气,竟然进教师食堂打菜。我终究没有走进教师食堂,那份辣乎乎的滋味一直留在我的幻想里。

那两位进教师食堂吃青椒塞肉得同学,犹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让人顿生敬意。据说一位留级后考取了飞行学院,另一位是体育生,我曾经见过他比赛,三级跳远时,似在空中行走飞跃,非我等常人能为。每每想起青椒塞肉,那两位同学就如影随形,一个天上飞,一个地上跃,满眼辣乎乎的劲儿。

等到成家立业,我也时常掂掂锅勺。那时还没智能手机,也就自己琢磨着做青椒塞肉。第一次做用的是菜椒,滋味一般。不光是食材选择,炖煮的方式也有问题——因为照搬斩肉的做法,小火慢炖两个小时,青椒滋味全失。肉糜塞得也不紧实,吃到嘴里松松垮垮没咬嚼。我没有烹饪的天赋,只能不断摸索改进。后来做的次数不多,未能摸索到烹制精髓,长进不大。

六月六那天包饺子,包的是白菜肉馅,最后还剩下小碗肉糜,正好可以用来做几个青椒塞肉解馋。这次我抛开以往的所谓经验,直接问计于“豆包”。科技日新月异,AI改变生活。从前绞尽脑汁、跌跌撞撞,也弄不出一个所以然;现在手指划过屏幕,全套流程让你忽然豁然开朗,分分秒秒间让美食呈现。

午饭时,我揀了一个青椒塞肉,从开口处慢慢往上吃。肉香融合椒香,越到辣椒尖部,辣味越浓,越过瘾。是辣椒本来的品性,还是去除辣椒籽和筋膜时,越到尖部清理得越不彻底?这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得是,那股攒聚的辣意扑面而来,像极了人生——该有的锋芒,总会在最后时刻给你一个措手不及,也给你一份酣畅淋漓。

我和老伴喝酒

曾广洪

老伴把酒杯推过来的时候,窗外的月亮正爬到树梢上。

酒是玉龙鱼口坳的高粱酒,我给自己倒了一杯,又给老伴倒了半杯。她平时不怎么喝酒,今晚却端起杯子,凑到鼻尖嗅了嗅,说,这酒劲大。茶几上摆着她下午炒的花生米,还有一碟泡萝卜,是她自己腌的,脆生生的,咬一口嘎嘣响。我们俩就这么面对面坐着,电视开着,声音调得很低,放着什么新闻,谁也没认真听。

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,酒液滑过喉咙,热乎乎的,像有一团火从胃里慢慢升起来。我说:“这杯酒敬你。”

她愣了一下:“说敬我做什么?”我举起酒杯:“敬你这些年操持这个家。女儿从小到大,上学、工作、结婚,哪样不是你操心?退休前我忙工作,退休后我忙写稿子,家里的事几乎没管过。你从来没说过什么,最多唠叨两句,转头又把事情做了。”

她抿了一口酒:“说这些干什么,一家人,应该的。”我摇了摇头:“不对,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。你愿意做,是因为你在乎这个家。我心里清楚,只是以前没说出口。”她低下头,手指摩挲着杯沿,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有蝉在叫,一声接一声,像是替我们把话说完。

我又给她添了一点酒。茶几上的花生米已经吃了大半,泡萝卜还剩几片。我说:“这辈子能遇到你,是我的福气。老了才发现最亏欠的人是你。”她抬起头看我:“你今天怎么了,喝了酒就胡说八道。”

老伴站起来,去厨房又端了一盘凉拌

黄瓜,边走边说:“少喝点,明天还要早起锻炼身体。”我答应了一声,心里却在想,锻炼身体的事不急。今晚就想跟她好好喝一杯。

不知不觉中,月亮已经爬到屋顶上了。电视机不知什么时候关了,屋子里安静得很,只听见酒杯偶尔碰撞的声音。我问她:“过两天咱们出去走走。你想去哪?”她想了想说:“回趟玉龙吧,老街改造好了,想再去看看。”我说,行。

她又喝了一口酒,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:“这酒确实不错,下次让表弟多带两瓶。”我笑了笑,端起杯子,跟她碰了一下。酒杯发出清脆的响声,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好听。她放下杯子:“你不晓得,你写《玉龙记忆》那会儿,有一次半夜醒来,看见你书房灯还亮着。我走过去,发现你趴在桌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笔。那一刻我就在想,这人啊,一辈子就这点爱好,由他去吧。后来书出来了,我偷偷哭了一场。不是难过,是高兴。我觉得你做成了一件大事,比那些当大领导的人都了不起。”我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喉咙辣辣的,眼眶也辣辣的。

老伴靠在沙发上眯起了眼。我给她披了件外套,自己又倒了最后一杯酒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,额头上也有了深深的皱纹,可我看着,觉得她还是当年那个在印刷厂门口等我的姑娘。

我喝完最后一口酒,把杯子放下,轻声说了一句:“谢谢你。”她没听见,已经睡着了。

母亲的“解药”

曹波

在母亲眼里,院里的苦瓜一身翠色,带着山野清风的韧劲,朴素里,自有风骨。

每至开春,她便埋下经年留存的瓜种,架起几竿黄竹。入夏,青藤舒展;秋来,吃不完的熟果沉淀出温润的橙红。母亲剖开苦瓜,剔出裹着红瓢的籽,一一分给我们兄妹,轻声念叨:“瓜皮味苦,瓜瓢清甜,人生亦是如此,熬得过苦,方能尝得甜。”

年岁渐长,我远赴他乡谋生。世间多数母亲临别,总不厌其烦叮嘱衣食冷暖。我的母亲甚少絮叨俗务,只在我离家时,塞来一方小小的布包,内里是粒粒晒干的苦瓜籽:“随处可种,有它相伴,心便有根。”

客居城市,我在出租屋的阳台寻得一方角落,以泡沫箱为田,播下故土带来的瓜籽。楼宇之间,藤蔓顺着冰冷的防盗网攀援。一缕青藤牵两头,一头连着故乡的烟火,一头系着异乡的朝夕。好不容易结出两枚嫩瓜,被邻人瞥见,随口轻叹:“好好的

阳台,偏种这般苦物。”言语轻轻,却硌在我心上。

那年夏日,风雨骤至。父亲卧病,我又逢职场变动,前路茫然。阳台的苦瓜藤也失了生气,新结的小瓜不过手腕大,便停了长势,可瓜腹里,早已蓄满饱满的籽。

闷热傍晚,我猛火翻炒。苦味瞬间窜满厨房。抬眼,防盗网的疏影斜斜落在墙上,竟与老家院前的竹架悄然重合。恍惚间,母亲那句熟悉的话语顺着光影漫上心头:“瓜皮苦,瓜瓢甜,日子一熬,苦就化甜。”

一盆苦瓜见底,一缕余苦停在唇齿。这缕滋味,恰是人间最朴素的底色。

此后年年,我仍要在阳台种下苦瓜。辗转漂泊,这一方青绿,便是我安放情绪、接纳风雨的解药。

这世间,苦是日常,熬是修行。心怀寸土,便总有回甘可期。